

蜜 日 考

莊 申

- | | |
|---------|---------|
| 〔壹〕 引 言 | 〔肆〕 來 源 |
| 〔貳〕 異 譯 | 〔伍〕 影 響 |
| 〔參〕 原 音 | 〔陸〕 結 語 |

〔壹〕 引 言

西元一九〇七年(民國五年)，已故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教授 (Prof. Paul Pelliot 1878~1945 A. D.) 繼原匈牙利籍之探險家斯坦因爵士 (Sir Aruel Stein, 1862~1943 A. D.) 之後，前往我甘肅省敦煌縣屬之鳴沙山千佛洞石窟，作第二次舉世聞名之學術考察。次年九月，取道北平，離華返國。至其考察所得之珍貴寫本，則經度藏巴黎之法蘭西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成其因擁有此等敦煌卷子，而特享盛名之『寫本部』(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pts) 焉。在為伯氏取去之寫本中，包括若干五代及北宋初年之具注曆日，斯即本文所論部分資料之來源。

今按法京國家圖書館之寫本部中，藏有後唐莊宗同光四年 (926 A. D.) 之具注曆日一段，蓋即自該歲歲首以至八月二十三日之一段也。現由該館編號 3247 號。民國十四年六月，已故之劉復半農先生，於其旅居巴黎之際，為之手錄，並發表於其所編之敦煌掇瑣一書之中(註一)。至其所缺之後半段，即自八月二十四以至同年歲末之一部分，則為羅振玉叔言先生所得，並以之影印於其所編之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一書之中(註二)。合劉、羅二家書而並觀之，則此距今千有餘年之晚唐具注曆日，遂得破鏡重圓，公諸於世人學者之前矣。敦煌所出寫本，散離何止萬千，惟此一曆，分而復合，豈不

(註一)：見劉復編敦煌掇瑣中輯 p. p. 347—368，編號88。本所專刊之二，民國十六年，北平。原題為『大唐同光四年具曆一卷』，疑應原為具注曆，此遺一『注』字也。

(註二)：見羅振玉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第一集第二冊 p. p. 15—21，原書未附出版年月。

幸中之大幸歟！

此曆之後段，何時得入羅氏手，今以其書序跋俱缺，難以明悉。要之，或不外民國初立數年間事。就本文所欲討論之事項言之，此點本不爲最重要之關結所在，蓋今所欲論者，以此曆書每隔六日，輒以朱色書一『密』字。則此密字究具何等意義，而其起源如何，皆爲不可不知之急務也。羅氏叔言曩昔嘗有簡略之考釋，其詳則國人未曾詳述，當於外籍求之。今節錄羅氏原文如下(註一)：

次此書每七日輒朱書一密字，乃記日曜日。巴黎所藏同光四年曆與此正同。巴黎又藏七曜律，其七曜之名曰密、曰莫漠、曰喃、曰溫沒斯、曰那湓、曰鷄緩。了殆番語日、月、火、水、木、金、土，但不知爲何國語耳。

按羅氏所謂密，莫漠，喃等名爲日月五行七曜之番語一節，其言固是，然此等曜日之名稱，究出何種語言，則爲其文之所未詳者也。方羅氏著書之際，當民國初年(註二)，敦煌所出寫本，固有部份資料，業已公諸於世，然時當草創，未足以資比勘其譯名之異同。近三十年來，中外學者既於敦煌寫本每有論述，較之羅氏所見，又已稍廣。再者，唐代僧傳譯之密教經典，亦於七曜之名，多所及之，故亦可以據此唐代之譯經，乃至其他涉及七曜之諸寫本，並資勘對，以補羅氏之所不見。至若晚近學者於我古代西域探險所得之資料與其研究之結果，尤堪爲評論此等譯名之正誤與其音讀之借鏡，凡此種種，皆爲本文所欲討論之主要內容。而此密日或七曜曆日之傳播，既乃關係於唐代摩尼教徒之行用，故於其輸入之來源，與摩尼教在中國傳播之簡略情節，亦不得不爲扼要之敘述，附之文末，以見其源流之所自也。

〔貳〕 異 譯

(一)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

就中國方面之文獻觀之，密日之譯名固有多種，然其最具歷史性之一種，則推唐

(註一)：見羅振玉著敦煌石室碎金一書，『後唐天成元年殘曆』跋，p. p. 4—5。乙丑(民國十四年)東方學會印。按同光四年莊宗崩，明帝繼，改元天成，是同光四年即天成元年也。羅氏所云，似尚未明巴黎所藏之同光四年曆，與其刊印之天成元年曆爲一事也。

(註二)：按羅氏於上揭殘曆跋後，未註壬戌八月，壬戌即民國十一年也。

肅宗乾元二年(759)，由大興善寺之天竺番僧不空 (Amogha) 所譯，楊景風所注釋之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註一)。此經現存上下二卷(以下簡稱宿曜經)，其下卷於『宿曜曆經七曜直日曆品第八』條下，曾記密日與其他諸曜之譯名云：

日曜太陽，胡名密，波斯名曜森勿，天竺名阿彌底耶。

月曜太陰，胡名莫，波斯名婁禍森勿，天竺名蘇上摩。

火曜熒惑，胡名雲漢，波斯名勢森勿，天竺名糞盎聲哦囉迦盎。

水曜辰星，胡名咥，波斯名掣森勿，天竺名部陀。

木曜歲星，胡名鶻勿，波斯名本森勿，天竺名勿哩訶娑跋底。

金曜太白，胡名那歇，波斯名數森勿，天竺名戌羯羅。

土曜鎮星，胡名枳院，波斯名翕森勿，天竺名睺乃以室折囉。

觀此，知前引羅氏文中所記之密、莫漢、咥、溫沒斯、那溢、鷄緩等名，當即宿曜經中按日、月、火、水、木、金、土之順序而排列之蜜、莫、雲漢、咥、鶻勿、那歇、與枳院等七曜日名也。經中固稱此七曜為胡名，然究為何種族之用語，則不及之。羅氏既斷後唐同光四年殘曆上所書之密字，即為此七曜中之首曜，惟於七曜之名稱來源，『不知為何國語』，殆以據此而為其說之所本歟？

(二) 七曜攘災決

唐代密教有關七曜之譯經，除前揭宿曜經外，尚有為西天竺國婆羅門僧金俱吒撰集之七曜攘災決兩卷(註二)。其上卷於日月五星『七宮占災攘法』之後，又有『七曜旁通』與『九執至行年法』二項，其中於七曜之名，亦有所述，茲錄如下：

七曜旁通 九執至行年法

十二宮 日月 金木水火土 一羅喉凶男二鷄緩凶三咥吉水

命室 平飲食平^{先快後凶}凶熱病凶四那頡吉金五蜜吉日六雲漢大凶火

財宮 吉財吉吉吉吉財吉 七計都凶女八莫吉月九溫沒斯吉木

如按宿曜經中所述日月五行之順序為之董理，則此決中所記蜜日等七曜之譯名，當如下述之排列：蜜、莫、雲漢、咥、溫沒斯、那頡，鷄緩。其最初之三名，固無異於

(註一)：見大藏經 Vol. XXI. p. p. 387-399. 日本昭和三年(1928)，東京。以下所述大藏經皆指此本。

(註二)：見大藏經 Vol. XXI. p. p. 427-452.

不空所譯，然自第四曜以下諸名，則皆不同，蓋宿曜經中之啞、鶻勿、那歇、枳院，此則各作啞、溫沒斯、那頡、與鷄暖也。尤足異者，此決之譯名，固異於宿曜經，然同決中之譯名，亦多不一，其上卷中之七曜譯名既如上述，然其中卷於『七直日與所生宿』一項之中，則於七曜中之若干曜，又有不同之譯名，茲再引錄此項原文如下：

蜜日生者，穩重忍辱，好善質直孝順。端省憂惱，不乏財食。多謙恭，高朋友，得人欽仰，得他人財物。遇安重和善。輕躁等宿，有官祿財食，心當富貴。

莫日生者，端正慈好，妻妾能言語，高交遊。榮辱不常少。子孫多福祿。

雲漢日生者，合長大堅剛，容貌帶胡。心性高抵，嗔喜不定。愛兵好殺多如足。衰厄生宿，與日和善，即有官祿無災橫。

啞日生者，合輕法，愛戲翫，多欲心。性隨邪，善能輔助。

溫沒斯日生者，能言語足理詞，端正好色，性快健。愛伎術，有學問，高交友，得人欽仰。

那頡日生者，合足語詞舌。多色好遊。吏性沈審，爲事堅剛。不伏弱，有信義。

鷄暖日生者，合敦重好事，愛藝術，多智謀，質直毒惡，矜埶貧乏。官祿晚成。

觀此，知此決卷上於水、土兩曜譯作『啞』、與『鷄暖』者，卷中又譯作『啞』與『鷄暖』，是兩卷所譯，前後實非一致。較之不空所譯諸曜名稱，差異可以立見，今此同一決中於此七曜之名，尙無定譯，則於與其同時代之其他涉及七曜之譯文中，自更難有完全相同之譯名可求矣。

(三) 梵天火羅九曜

爲證此言之不謬，余將更舉晚唐宣宗時代一行禪師所譯之梵天火羅九曜(註一)以爲證。惟此經於上述諸曜日之名稱未曾連述，故以下所引之文，大多單獨爲句爲行，未可連讀也。梵天火羅九曜所記如下(以下此經簡稱火羅九曜)：

二中宮土宿星^{王在}鷄暖 眞言

(註一)：見大藏經 Vol. XXI, p. p. 459-462.

行年至此宿者是中宮土星，其星周九十里。

三滴北辰星水星王在冬三月明曰

行年至此宿名北辰，一名龜星，一名滴星，周廻一百里。

四西方大白星金星，金神也。王在秋三月明曰

行年至此宿，是太白星，西方金精也。其星一名大白，一名長庚，一名那頡。其星周廻一百里。

五太陽密日星真言曰

行年至此宿者，主太陽屬日，其星廻一千五百里。

六南方火熒惑星火星王在夏三月火星真言曰

行年至此星，一名南方熒惑星，一名四利星，一名虛漢，其星周廻七十里。

八暮，太陰月天明曰

行年至此宿位者，是太陰也，屬月。

九東方歲星木星王在春三月木星明曰

行年至此宿者，是歲星，東方木精，一名攝提，其星周廻一百里。

據前例，以宿曜經中所述之七曜順序理之，火羅九曜所記七曜譯名當如下述：密日、暮、虛漢、滴、啗沒斯、那頡、鷄緩。其日曜日，譯作『密日』，此密字既與前揭唐代其他經典之譯作蜜字者異，其下復多一日字。至其月曜之日，譯作『暮』，火曜之日，譯作『虛漢』，俱與他本異。又按水曜之日，不空譯作『咍』、金俱吒譯作『啞』，一行禪師又譯作『滴』與『滴』(按說文解字口部無啗字，作滴者是也)。是在此三家所譯密教經典中，於此一曜，所寫幾無一同。則有唐一代於此等七曜名稱之譯寫，本未調協，其例至顯，毋庸詳論矣。

(四) 雍熙三年具注曆

巴黎國家圖書館之寫本部內，又藏有宋太宗雍熙三年(986)歲次丙午之具注曆日一件(以下簡稱雍熙曆)，編號3403號。亦伯希和和自敦煌携去珍貴寫本之一也。茲據首頁所揭劉半農先生所抄錄之刊行本，轉錄其曆日之歲首部分形式如下(註一)：

(註一)：見敦煌掇瑣中輯，p. p. 369—378，編號89。

那頡日一日庚午土定歲首 歲位地囊復祭祀加官拜謁裁衣吉 人神在足大指日遊
受歲
二日辛未土破 歲位起土修造除手甲吉 人神在外蹀
三日壬申金破 歲位解除殯洗頭吉

然該曆於全歲排比具注之前，另有『推七曜直日吉凶法』一則。則中於七曜之名，亦有所述，茲再轉錄如下：

第一蜜，太陽直日，宜出行，捉走失。吉事重吉，凶事重凶。

第二蜜，太陰直日，宜納財治病，修井灶門戶吉。忌見官凶。

第三雲漢，火直日，宜買六畜，合火下書契，合市吉，忌針灸凶。

第四啗，水直日，宜入學，造功德，一切功巧皆成，人畜走失自來吉。

第五溫沒斯，木直日，宜受法，忌見官，市口馬着新衣修門戶吉。

第六那頡，金直日，宜見官禮。事實莊宅、下文狀，洗頭吉。

第七鷄緩，土直日，宜典莊田市，買牛馬利加萬倍，修倉庫吉。

然其曆於『推七曜直日吉凶法』一則之後，又有下語：

今年那頡日受歲，月虛日不煞生祭神。入魁日不開墓。復日不爲凶事。九焦九坎日不種蒔及蓋屋。天李地李日不祭祀及入官論理。蜜日不弔死問疾。……

觀此，則其『那頡』與『蜜』二曜日名，又與前引『那頡』與『密』之寫法有別。故知其日曜之名，既作『密』，亦作『蜜』。土曜之名，既作『那頡』，亦作『那頡』。其譯名既前後不同，是亦如唐譯之火羅九曜也。其尤異者，爲月曜日之名，既不稱『莫』，亦不稱『暮』，獨稱『第二蜜日』，是乃大異於現知之其他諸本所譯之名稱者也。

(五) 七曜吉凶避忌條項

巴黎之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內，又藏有未記時日之七曜吉凶避忌條項一種（下簡稱避忌條項），編號3081。亦係伯希和自敦煌千佛洞中取去珍貴文獻之一種。劉半農先生擬爲半殘之件（註一）。今按此條項共分七則，每則各有名目如下：

一、七曜日忌不堪用等

二、七曜日得病望

（註一）：見敦煌掇瑣中輯，p. p. 391—397，編號92。

三、七曜日失脫逃走禁等事

四、七曜日生福祿推刑

五、七曜日發兵動馬法

六、七曜日占出行及上官

七、七曜日占五月五日直

其每一則，又各按日、月、火、水、木、土、金等七曜之順序，分別言述吉凶等事。茲錄其首則『七曜日忌不堪用等』之全文如下，聊見其內容之一斑也。

蜜日不得弔死問病出行，往亡殯葬。鬪競咒誓，速見恥辱。凶。

莫日不得裁衣冠帶，剃頭剪甲。買奴婢、六畜、及歡樂凶。

雲漢日不得聚會作樂，結交朋友。合火下及同財迎妻納婦吉。

滴日不得出行，未曾行處不合去。冠帶沐浴着新衣吉。

欝沒斯日不得惡言啾唧，奸非盜賊。弔死問病鬪訟凶。

酈頡日不得合和湯藥，往亡殯葬，哭泣與易凶。

鷄換日不得出財，一出不迴。作歡樂聚會，賞歌舞音聲凶。

按此寫本中所見七曜之譯名，如欝沒斯、酈頡、鷄換等，固與前揭數本異，然在同一寫本中之其他各則所用譯名，似亦不一，一如前述之火羅九曜、與七曜攘災決也。

爲證其說果爾，余可再引避忌條項第四則『七曜日生福祿推刑』之內容如下：

密日出行與易平善，上官重，上官吉。

莫日出行與易平安遲迴。上官不畢正非時被替。

雲漢日出行與易，遇逢賊，水火損，上官遭口舌訴訟之事。

滴日出行與易，失財物，上官失利無成益。

欝沒斯日出行與易，多利，平安迴。上官不畢一政加職掌吉。

酈頡日出行與易，因女人損財，上官被女人亂惑，亦被謗毀。

鷄換日出行與易，遲滯迴軍，上官畢一政後，更不得官。

觀此則知第四則內之『欝沒斯』及『酈頡』兩曜日名，又與第一則內之『欝沒斯』及『酈頡』兩名寫法有別。總核此寫本全文，蓋木曜譯名首字之作『欝』者爲第一、第四、第五等三則，作『酈』者爲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等四則。土曜之作『酈頡』者爲

第一、第三兩則，作『𦨇韻』者爲第四以後之五則，亦非盡同也。

(六) 七 曜 曆 日

巴黎之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內，又藏有未記年月之『七曜曆日』一件，編號2693。亦係伯希和自敦煌携去之卷子。後經伯希和與已故之日本京都大學羽田亨教授所合編之敦煌遺書一書，爲之攝影著錄(註一)。此曆之形式，蓋按上述日、月、火、水、木、土、金等七曜之順序，而分別書以諸曜之名稱，次於每一曜日之名下，加以吉凶禍福之解說，復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支時之順序，按次以爲具注。前揭羅氏文中所引述之七曜律，當卽此七曜曆日之誤也。

就此曆書中所記七曜之名觀之，亦有不同於前揭諸本之所譯寫，蓋其所寫者爲蜜、莫空、雲漢、啗日、溫沒斯、𦨇溢、鷄綏。其中『𦨇溢』一名，𦨇字固已見於避忌條項，『莫空』之『空』與『𦨇溢』之『溢』，則爲前所未見。要之，莫空與𦨇溢仍爲前所未見之新出譯寫，可無議也。

(七) 宋 史 律 曆 志

除上揭六種佛經與唐宋具注寫本中之譯名外，宋史卷七十一律曆志四，亦記有此七曜之名稱。且志文所載，雖無大異，然亦有其不盡相同之一二處。爰錄其文如下：

道體爲一，天地之元，萬物之祖也。散而爲氣，則有陰有陽，動而爲數，則有奇有偶，凝而爲形，則有剛有柔，發而爲聲，則有清有濁，其著見而爲器，則有律有呂。凡禮樂、刑法、權衡、度量、皆出于是。自用衰樂懷，而律呂候氣之法不傳，西漢劉韻、揚雄之徒，僅存其說，京房作準以代律分六十聲，始于南事，終于去滅，然聲細而難分，世不能用，歷晉及隋唐，律法微隱，宋史止載律呂大數，不獲其詳，今按。仁宗論律及諸儒言鐘律者，紀于篇以補續舊學之闕。仁宗著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述七宗二變及管分陰陽，剖析清濁，歸之于本律，次及間聲，古今之樂，參之以六壬遁甲，其一釋十二均日黃鐘之宮：爲子，爲神后，爲士，爲鷄綏，爲正宮，調太簇商。

爲寅，爲功曹，爲金，爲般韻，爲大石，調姑洗角。

(註一)：見敦煌遺書第一集p. p. 14-21，大正十五年(1926)，弘文堂，京都。

爲辰，爲天剛，爲木，爲唄沒斯，爲小石，角林鐘徵。

爲未，爲小吉，爲火，爲雲漢，爲黃鐘，徵南呂羽。

爲酉，爲從魁，爲水，爲滴，爲般涉，調應鐘變宮。

爲亥，爲登明，爲日，爲密，爲中管黃鐘，宮蕤賓變徵。

爲午，爲勝光，爲丹，爲莫，爲應鐘，徵太呂之宮。

按律曆志中所列密、莫、等七曜日名，雖爲律曆所用，然其譯寫，仍與前揭諸本，大致無異。其『唄沒斯』與『般韻』二名則前所不見，故亦附錄於此。

以上所引七本，於此七曜之譯寫，前後雖有若干類似，然其差異亦復不少。此殆三十年前羅氏叔言於考訂密字來源，因而述及七曜之名稱時所不及者也。茲將諸異譯，彙爲簡表，一一臚列，以見異同，且資比勘之用焉。

附表一：七曜漢文異譯表

曜名 日稱	宿曜經	懷災決	火九 羅曜	雍熙曆	避條 忌項	七曜 日曆	律曆志	備 註
日曜日	密	蜜	密日	蜜+	蜜	蜜	密	+蜜亦作密
月曜日	莫	莫	暮	蜜	莫	莫空	莫	
火曜日	雲漢	雲漢	虛漢	雲漢	雲漢	雲漢	雲漢	
水曜日	陞	啞+	啞×	啞	啞	啞日	滴	+卷上作啞，卷中作啞 ×啞亦作滴
木曜日	鶻勿	溫沒斯	溫沒斯	溫沒斯	鬱沒斯+	溫沒斯	唄沒斯	+鬱亦作鬱
土曜日	那歇	那韻	那韻	那韻+	那韻×	紀溢	般韻	+那韻，亦作那韻 ×那韻，亦作那韻
金曜日	枳院	鷄暖+	鷄緩	鷄緩	鷄換	鷄緩	鷄緩	+卷上作鷄暖，卷下作鷄暖

〔叁〕 原 音

以上所論，悉與密日或其他六曜之譯名有關。然此那歇、枳院等名，觀其譯字，察其音讀，即知本非中土之所舊有。不空於宿曜經中既稱此七曜之名爲胡名，然不詳其爲何種胡語，羅氏雖定其『了殆番語』，然亦恨『不知爲何國語』，則其原名之爲何國語文，誠爲不可不知之急務矣。

惟此等藏結之所在，非僅民國初年宿學如上虞羅氏之中國學者，難以尋求，即時日稍遠之西洋漢學界，似亦曾爲之結舌，未能有其合宜之解說也。試舉下例以釋之，即可瞭然明矣。十八世紀末（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英籍學者卡斯台里斯（Carstairs Douglas）嘗於其論文中，述及中國福建省廈門地方稱日曜日爲蜜，並稱此事究因何由，殊不可解（註一）。九十年後，即十九世紀末（清穆宗同治十年，1871），另一英籍學者威里（Wylie）復爲文論及此事（註二），然猶未能確知此密日之來源與及原文爲何也。又後威里之女三十五年，即至二十世紀初期（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1906），法籍學者赫伯（M. Ed. Huber），又於位於越南河內（Hanoi）之法國遠東學校，且專以研究中國與越南史地爲事之法蘭西學院學報中揭出一文，並以爲此密，莫諸曜日名，係出突厥族語（註三）。然此僅係赫伯推測之論，未有確證也。

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由德籍勒柯克（Von Le Coq）教授所組成之德國探險隊在我新疆省吐魯番一帶（即古之高昌或火州，Karakhoja），發現中古時代摩尼教（Manicheism）教徒所用之曆書斷簡後，此等七曜原音之探索，始有圓滿之解釋。蓋據另一德籍學者繆勒（F. W. K. Müller）於此殘曆研究之結果，判明高昌所得之曆書，係以索格底語所書就者。所謂索格底者，即西域之古國 Sogdiana 也。其地於我史乘之中，向以康居之國稱之。至其地望，則以今俄屬中央亞細亞之撒馬爾罕（Samarkand）一帶爲中心。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下篇所列康國傳，當即此國。至所謂索格底語者，亦即以舊稱索格底，今稱撒馬爾罕一地爲中心之流行語也。而此摩尼教徒所用殘曆上之文字，據繆勒研究所得，亦係七曜日之名稱，至若 Huber 及日本學者所合編之佛教大辭典（註五），雖於此七曜之康居語原音，與 Müller 所還原者稍有異，然其差別亦不甚大。如 Müller 所舉之古代中亞索格底語之原文，順序各爲 Mir, Māx, Wn-

（註一）：見“Notes and Querries on China and Japan”，by C. Dongles, 1781.

（註二）：見“On the Knowledge of a Weekly Sabbath in China”，by Wylie, 載“Chinese Recorder”.

（註三）：見“Etudes de Littérature Bouddhique”，VII. Termes Persans dans L'Astrologie Donddhique Chinoise, 載“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Vol. VI. p. p. 39-43, 1906.

（註四）：見 F. W. K. Müller: “Die Persischen”，Kalenderansdrücke im Chinesischen Tripitaka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Preuss Akad der Wissensch, 1907, p. p. 458-465.

（註五）：見月望信亨佛教大辭典冊一 p. p. 731-732, 世界聖典刊行協會出版，京都昭和32年（1956），增訂本。

xan, Tir, Wrmzt, Naxid 與 Kēwān。就其音讀驗之，上節所舉諸曜日名，赫然在焉。故前表所列七曜日名諸異寫，實不外唐宋兩代於此等索格底語之相對譯音。

且夫晚近考古家探險所得，若干唐代附有藏語對音之漢文寫本，今日尚可幸觀（註一）。羅常培先生即嘗根據此等藏漢對音之寫卷，以爲唐五代西北方音之研究（註二）。前述有關七曜之寫本，既自敦煌出者泰半，則以唐與五代之西北方音，以驗敦煌所出寫本之七曜音讀，或亦不失爲推敲蜜、莫等曜名譯音，與索格底原音差別之一途也。

（一） 日 曜 日

據繆勒氏文，索格底語中日曜日爲 Mir，然據 Huber、又日本學者所合編之佛教大辭典其原音則爲 Mihir。宿曜經、雍熙曆、宋史律曆志之『密』，七曜星辰別行法

（註一）：按此等藏漢文字相對之寫本，據譚聞所及，計有下列五種：

（1） 漢藏對音千字文殘卷

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現藏後梁周興嗣所撰千字文殘卷一種，亦係伯希和所得珍本之一，編號3419。原卷已甚污損，自『而登詠樂殊』至『徘徊瞻』止，共存五十三行，每行十三字。除兩行完整外，餘均殘缺。自第二行至第四十四行，每字左側，附記西藏字之對音。

（2） 藏文譯音金剛經殘卷 (Vajracchedikā)

現知有兩種，均係斯坦因得自敦煌石窟者。其一爲厚黃紙之殘卷，正面橫書四十行，其中六行破碎不全，又廿四行尤爲殘缺。其二爲較少之殘卷，正面有十行，首尾皆殘，然此卷適與前卷銜接，自三十九至四十兩行間之文字，可得爲之補充。而其時代，兩卷均爲第八至第十世紀物，詳見 F. W. Thomas and G. L. M. Claudon: "A Chinese Buddhist Text in Tibetan Writing", p. 508 小註。載 J. R. A. S. 1926。

（3） 藏文譯音阿彌陀經殘卷 (Smaller sukhāvati-Vyūha)

現藏倫敦印度部 (India Office) 圖書館，亦係斯坦因得自敦煌者。編號 ch. 77, ii 3。紙粗而厚，或爲雙層。共五頁，書以藏文楷書 (Dbu. Can)，背面有直書之漢文三十一行，橫書之藏文二行。其第一行爲『Hdi·yañ·de·hi·tshe·Thu·Pod·yañ·Hbrug·gis·bris·Pa·he』，意即『此亦當時一布丹人 (Hbrug) Thu. Pod (yan) 所寫』。故其正面所書阿彌陀經當亦出自同一人之手筆。今所存者爲自『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此佛何故號阿彌陀』至卷末『歡喜信受□□作禮而去』之一部分，卷末且有『佛說阿彌陀經一卷』八字之標題。

（4） 漢藏對音大乘中宗見解 (Mahāyāna-Mādhyamika-Dars'ana)

現藏印度部圖書館，亦斯坦因敦煌所得物。編號 Ch. 9, II, 17。紙卷，正面二百九十行，反面一百九十六行。所書則爲藏文所譯寫之漢語對音。另一種編號 Ch. 80, xi，亦紙卷，正面有漢文一二八行，行間有小草體之藏文。據 Thomas 之校勘，第一種爲第二種之譯音本。此等藏譯漢音之寫本，均爲吐蕃佔據西時代爲學習漢語方便而作，故其時代，皆應在唐代宗寶應二年至唐宣宗大中五年 (763-857 A.D.) 之間。詳見註二所揭羅氏書第二節『從敦煌漢藏對音寫本中所考見唐五代西北方音』頁十五註一。

（註二）：見羅常培著唐五代西北方音（下簡稱方音），本所單刊甲種之十二，二十二年，上海。

(註一)及火羅九曜之『密日』、與攘災決、避忌條項、七曜日之『蜜』，當皆是 Mir 或 Mihr 二字之對譯也。按密之唐音爲 miwet，蜜則爲 mjet (註二)。故於漢文譯音中，其聲母實與康居語之原音相同。至其尾音雖 r 爲顫音，t 爲塞音，然皆同爲舌尖之音。惟密在微部，合口，蜜在脂部，開口，當以譯蜜者尤近於原音耳。

如就敦煌所出寫本之註音核之，則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漢藏對音千字文，其第二十一行第一字之蜜字，據羅常培先生之還原，其音則爲 'bir，又倫敦所藏大乘中宗見解殘卷亦有蜜字，其音則爲 'byir (均見前頁所揭羅氏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書第十七頁附表)。似是易聲母之 m 爲 b 者也。按 b 與 m 之發音部位言，雖同爲唇音，然 b 爲塞音，m 則帶鼻音，亦略有別。然 'bir 雖與 Mir 相近，或有藏語之音調也。

密或蜜之聲母，均與 Mir 同，是 Mir 之對譯，無論作密作蜜，皆僅爲 Mir 一字前一音階之對音，其尾音 r 則以『日』爲對譯。故就上列諸譯名言，七曜星辰別行法與梵天火羅九曜所譯之『密日』，當是 Mir 一字之全譯，其他譯作『蜜』或『密』者，皆是省譯，蓋其尾音 r 未曾譯出也。至若康居語中水曜日 Tir 之僅譯爲啞、啞、或啞，而無日字，或於水曜日之名下，日字並非 r 之譯音也。

(二) 月 曜 日

月曜日於索格底語中原音，Müller 所推者爲 Māx, Huber 與月望所推者則爲 Mah。其譯寫除火羅九曜作『暮』，七曜曆日作『莫空』外，餘俱作『莫』。按暮之唐音爲 Muo，莫一音 Muo，一音 Muak，空亦有二讀，一爲 K'ung 之去聲，一爲平聲(註三)。按暮與魚部模韻之莫，均無 x 或 h 之擦音，故其漢譯，當以在魚部鐸韻之莫音最近於康居原音。且知七曜曆日之譯作『暮空』者，當是略去空字之韻母，而以其聲母 k 以對譯 Māx 或 Mah 之尾音也。是其譯作莫空之莫，必與暮字同讀，而爲魚部模韻字也。

(三) 火 曜 日

火曜日於索格底語中原音，由 Müller 還原者爲 Wnxān，由 Huber 還原者爲

(註一)：申按七曜星辰別行法一卷，一行撰。見大藏經 Vol. XXI, pp. 452-457。經文於七曜之名，僅及日曜日爲密日，別無述。

(註二)：據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下簡稱表稿)，本所集刊第十八本，三十七年，南京。密見 p. 216。蜜見 p. 227。

(註三)：暮、莫見表稿 p. 165，空見 p. 153。

Bahram, 由月望信還原者爲 Vāhram。其譯寫除火羅九曜獨作『虛漢』外, 餘俱作『雲漢』。按虛之唐音爲 xiwo, 雲之唐音爲 yiwən, 漢爲 xān (註一)。按虛、雲字本同譯 wnxan 之 wn, 虛字則或僅譯 wn 中之 w, 其聲母之 x 與 γ 雖有清濁之別, 然與 wn 同是舌面後與舌根之音。至漢音 xān, 則與 wnxan 之後一音階全同。對譯甚妥。Huber 及月望所還原者之後一音階爲 ram, 又與 xan 大異。蓋 r 爲舌尖顫音, x 爲軟顎擦音。m 與 n 雖同爲鼻音, 然 m 爲雙唇音, n 爲舌尖齒齦音, 設從 Huber 及月望兩家所還原之 am, 漢音當爲『喊』而非『漢』矣。是三家所推似仍以 Müller 所還原之 wnxan 一字較準。

(四) 水 曜 日

水曜日於索格底語中之原音, 三家還原者俱爲 Tir。其譯寫有五: 宿曜經作『咍』、攘災決作『啞』、火羅九曜作『啞』、又作『滴』、雍熙曆作『啞』。然余疑啞即啞之簡寫(說詳下)。又說文解字卷二口部有啞無啞, 疑啞是啞之譌誤。啞亦滴之俗寫。故其譯寫實應啞、滴二種。此二字唐代讀音各如下(註二):

啞 t'iet tiet d'iet

滴 tiek

啞滴與 Tir 之聲母全同, 尾音部分, 雖 r 爲顫音, t 爲塞音, 如前所述, 然 Tir 既無軟顎 k 音, 故其漢譯, 當以啞之讀爲 t'iet 或 tiet 者爲準。滴與 d'iet 較遠於原音 Tir 也。

據前揭上古音韻表稿, 滴與嫡字同音(佳部入聲開口), 敦煌所出千字文, 有嫡字, 其音作 tig (註三)。則滴於唐代敦煌, 又讀爲 tig 矣。g 與 k 同爲舌面後與舌根之軟顎音, 故 tig 當與 tiek 近, 而於 Tir 或 tiet 遠。此亦可證敦煌一帶之西北方言不及關中長安一帶用語爲準也。

據前節譯名表, 以『啞』譯 Tir 者, 雖僅見於雍熙曆一本之中, 然此等略商爲『商』之例, 亦可於宋代之其他文獻中見之。前述之德國探險家勒柯克, 於發現索格底語殘

(註一): 虛見表稿 p. 157, 方音 p. 25, 雲見表稿 p. 221, 方音、漢見表稿 p. 197, 方音 p. 25。

(註二): 啞見表稿 p. 227, 滴見 p. 176。

(註三): 嫡見西北方音頁, 64, eg 輯第二十二表。

曆之同年(1907)，又嘗於高昌附近之 Singim 谷，獲得木柱若干，其中一柱有刻文十八行，茲錄其有關之刻文如下(註一)：

□□□□□□ 猶奴 摩藥 多思 点利都密施爲天特銀(第十二行)

□□□□願天特銀壽命延長福命威增河沙比壽海滴无壽(第十三行)

□□□神雍衛 □此功德願五人 世生值遇四果聖仁(第十四行)

第十二行之『点』字，凡三見(又見第四行，五行，文不錄)，推之，當爲『點』之簡筆『点』之省寫。第十四行之『雍』，學者亦嘗推爲『擁』之省寫(註二)。則第十三行之『滴』字，亦應爲『滴』之簡筆或省寫無疑。至此木柱刻文之時代，與所在之地點，亦可求之於木柱刻文之中；蓋刻文又云：

□□□□歲次癸未之載五月廿五日辛巳(第一行)

新興谷內高勝巖罅福德之處(第八行)

伯希和即據刻文第一行而定爲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註三)。按雍熙曆本宋太宗雍熙三年具注曆之簡稱。太平興國八年爲西元九八三年，雍熙三年爲九八六年，二者相去不過三年，足證當十世紀之末年，宋人常有簡筆之書寫。復就刻文第八行所述之新興谷一名觀之，當即木柱發現地 Singim 之漢寫。今新疆吐魯番東七十五里處，有地曰勝金。勝金者，昔新興之今稱也。自吐魯番折而向東，復經哈密而向南，過星星峽即至敦煌。此自河西往天山北路所必經之路線。新興者，木柱刻文之發現地也，敦煌者，雍熙曆之發現地也。兩地之位置，既相近如此，刻文與曆日所成之時日，復密切相近，則知此木柱與曆書中之簡寫字，或爲北宋初年，即十世紀末西北邊陲書人之慣例，相沿成習，不足爲異。今查火羅九曜於 Tir 一字之對譯，本有滴、滴兩種，雍熙曆之成，既在火羅九曜之後，則雍熙曆中之滴，當如火羅九曜，本是滴字。但木柱刻文既略『滴』爲『滴』，則雍熙曆中『滴』字，顯係『滴』之簡筆省筆，無復可疑也。

(註一)：刻文引自岑仲勉吐魯番木柱刻文略釋，文載本所集刊第十二本，三十六年，南京。

(註二)：見繆勒(F. W. K. Müller) 吐魯番兩柱刻 p. 20，原文未見，此引自20註前岑文。

(註三)：見突厥以十二屬紀年之最古紀錄一文，馮承鈞譯，文載輔仁學誌第三卷第一期，中亞史地譯叢。民國二十年，輔仁大學，北平。

至若七曜曆日之於喃下復多一日字，亦當同於前舉宿曜經於密下多一日字之例，蓋以日字以譯其尾音 r 者，無庸深考也。

(五) 木 曜 日

康居語中之木曜日原音，三家所還原者，亦無一同，蓋 Müller 作 Wrmzt，Huber 作 Ormonzd，月望則作 Hurmuzd。其對譯除宿曜經作『鶻勿』、避忌條項作『鬱沒斯』、又作『鬱沒斯』，宋史律曆志作『溫沒斯』外，餘悉作『溫沒斯』。今按鶻、勿、溫、沒、斯五字之唐音各如下(註一)：

鶻	yuət	kuət	勿	miwət	斯	sie
溫	•uət		沒	muət		
溫	•uət					
鬱	•iwət	γiwət				

按鬱或鬱皆鬱之俗寫，與鶻、溫同譯 Wr，或 or、Hur。勿、沒以譯 mzt，後加斯字者，則以更譯 t 前之 z 音。故鶻勿二字，僅是對譯由 Wrmzt 一字由前三字母所表出之音階，其尾音則無論是 d 是 t，所異僅為清濁之別。又按唐宋中古音韻，並無收 d 尾之音，故勿或沒之尾音 t，亦未始不可以譯 Huber 或月望兩家所還原字之尾音 d 也。

設以敦煌所出寫本所註之古音校核，溫於大乘中宗見解音 •on(註二)，雖 n 為鼻音，r 為顫音，然 n, r 又同為舌尖音。故譯作溫者，或與 Huber 等所還原之 or 之音相近。又如巴黎所藏之千字文殘卷中，有一鬱字，然其註音則為 'gur (註三)，按 g 與 w 同為舌根音，故譯作鬱者，似又與 wr 之音相近也。

(六) 土 曜 日

土曜日於索格底語之原音，Müller 還原者為 Naxid，Huber 及月望還原者為 Nanid。其漢譯有四：宿曜經作『那歇』、攘災決作『那頡』、七曜曆日作『那溢』、宋史律曆志作『般頡』。那當是那之另寫。又雍熙曆作『那頡』、避忌條項作『那頡』，

(註一)：鶻見表稿 p. 216，勿見 p. 216，鬱見 p. 216，溫、溫見 p. 219，沒見 p. 216，斯見 p. 173。

(註二)：見唐五代西北方音 p. 25，組第六表。

此『𠵽』、『𠵽』當與『𠵽』同，並是𠵽字另寫之一種。至其唐時音讀則各如下(註一)：

那 nā

韻 ɣiet

歇 xiet

溢 ·i (五)

那與 Naxid 之 na 音全同，對譯最穩。至就敦煌所出之藏漢對音寫本而言，『那』於金剛經中音'da (註二)，按 d、n 皆舌尖音，僅以鼻音爲別。歇、韻、或溢則皆 xid 或 hid 之譯音。雖其推測還原之人，國籍不同，然此二字，仍可以相同之一字視之，蓋 Müller 所還原之音，凡用 x 處，Huber 皆用 h。如月曜日之原音，Müller 作 Māx，Huber 卽作 mah 者是也。自發音之部位言之，x 雖爲軟顎音，h 爲喉音，然二者又同爲擦音而無別，故『那歇』或『那韻』之譯，當較七曜曆日之譯作『那溢』者，更近於康居語音也。

(七) 金 曜 日

金曜日之索格底語，Müller 還原者爲 Kēwān，餘二家則作 Kevan。其漢文異譯有四：宿曜經作『枳院』，攘災決作『鷄暖』，火羅九曜作『鷄緩』，避忌條項作『雞換』。覈其唐音各如下(註三)：

枳 kje

緩 ɣuān

鷄 kie

換 ɣuān

院 ɣiwān

按鷄與枳同爲佳部見母，同爲 ke 之譯音。院、緩、與換，則同爲元部匣母，同爲 wan 之譯音，攘災決所譯者爲鷄暖，此暖或是『暖』字之譌誤。暖字古有三讀：一讀 xiwen 平聲，一讀 xiwen 上聲，一讀 ɣuān。其音皆與 Müller 所還原之 wān 相近，其他二家所還原之 van，其音於漢文適爲『萬』字，則去院、緩等音爲遠。故由漢文之譯名核之，當以 kewan 較 kevan 爲確也。

(註一)：見唐五代西北方音 p. 25, 組第六表。

(註二)：按那見表稿 p. 184，歇見 p. 193 (祭部)，韻見 p. 227 (脂部)，溢見 p. 223 (脂部)。

(註三)：按枳鷄並見表稿 p. 173 (佳部)，院見 p. 205，緩換並見 p. 203，暖之一二兩讀見 p. 206，三讀見 p. 203 (此四字悉在元部)。

密、莫、雲漢等七曜之索格底語原文，今雖可據繆勒氏等三家之研究，而得還原，然據本文『異譯』第一節，所引之宿曜經文，又知此七曜之波斯語與天竺語之譯名(註一)，而 Hubar 氏文與月望信亨之佛教大辭典中，於此等譯名之原文，亦均嘗爲之還原。茲亦將此二處所舉者，與索格底語之譯名原音表，合併彙列如下，期減學者翻閱之勞也。

附表二：七曜譯名還原表

曜日	索 格 底 語		波 斯 語		天 竺 語	
	譯 名	原 文	譯 名	原 文	譯 名	原 文
日曜 太陽	(1)密 (2)蜜	(1) mir (2) mihr (3) mihr	曜森勿	(1) yek-chambah (2) yek-sumbad	阿彌底耶	(1) āditya (2) āditya
月曜 太陰	(1)莫 (2)暮 (3)莫空	(1) māk (2) mah (3) mah	婁 禍 森 勿	(1) chambah (2) douh-sumbad	蘇上摩	(1) soma (2) sōma
火曜 熒惑	(1)雲漢 (2)虛漢	(1) wnxān (2) bahram (3) vāhram	勢森勿	(1) sih-chambah (2) sch-sumbad	黃盎聲哦 囉迦盎	(1) angaraka (2) āngāraka
水曜 辰星	(1)至 (2)室 (3)商 (4)滴	(1) tir (2) tir (3) tir	掣森勿	(1) čehâr-chcambah (2) chehar-sumbad	部 陀	(1) budha (2) budha
木曜 歲星	(1)鵬勿 (2)溫沒	(1) wrmzt (2) ormonzd (3) hurmuzd	本森勿	(1) penj-chambah (2) penj-sumbad	勿哩河 婆跋底	(1) brhaspati (2) brhaspati brihaspati
土曜 太白	(1)那歇 那頓	(1) naxid (2) nahid (3) nahid	數森勿	(1) chech-chambah (2) shesh-sumbad	戌羯羅	(1) ģukra (2) s'ukra
金曜 鎮星	(1)快院 (2)鷄緩 (3)鷄慶 (4)鷄換	(1) kēwān (2) kevan (3) kevan	翕森勿	(1) cham-mat (2) haft-sumbad	除乃以 室折囉	(1) canaiccra (2) s'anais'cara
備註	譯名綜合 前引諸經 文及寫本	(1) 據 Müller (2) 據 Hubar (3) 據月望信亨	譯名據 宿曜經	(1) 據 Hubar (2) 據月望信亨	譯名據 宿曜經	(1) 據 Hubar (2) 據月望信亨

觀上表，則七曜之譯實譯胡音。今檢清康熙中勅修之協記辨方書『二十八宿配日』條云：

宿曜之名各從其國語。假如日曜太陽，在回鶻則曰『蜜』，在波斯則曰『日曜森勿』，在天竺則曰『阿彌底耶』。重譯之，則中國之日也。

(註一)：申按明天啓五年(1625)頃出土之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碑後有『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等語。按此碑文中之『大耀森文日』，據馮承鈞景教碑考（廿二年、三月。上海商務印書館。）p.65，亦即宿曜經中所記之曜森勿日也。爲安息語即波斯語『ev-sambat』之譯音。

按其說是也。申按宿曜經文原云：『日曜太陽，胡名密』，協記辨方書必易胡爲回鶻，蓋清廷本自關外入主，忌言胡也。

〔肆〕 來 源

（一） 七曜曆與摩尼教之關係

就上揭各寫本及各經文之內容觀之，七曜之曆，不外吉凶禍福之具注曆也。按中國於曆法方面之迷信，固然甚早，就此等具注形式之曆書覓之，似乎漢代已肇其始，蓋就今存之漢代遺物中尋，已有形式頗爲相近之曆簡可見；如下簡卽云（註一）：

壬癸亥子入官視事及舉事百凶。

惜晚近居延出土之漢簡雖夥，反未見有。按今所可見之具注曆簡，其數固夥，然此等吉凶禍福之觀念，漢已有之，則無可疑，如史記卷一二七曰者列傳第六十七卽云（註二）：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敢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

又前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五行類有堪輿金匱十四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九卷。是吉凶禍福之觀念，漢代早已有之（註三）。惟其源始何時，未能確定耳。降至有唐一代，疆域大擴，鄰近既多，異域文明亦卽隨之傳入，此如天文星占與曆法上，所受西亞系統文化之影響至深，卽爲殊爲明顯之一例也。姑舉一例以爲證，前揭天竺僧不空於唐肅宗乾元二年所譯之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卽爲根據印度星占之術而成之密教經典。蓋此經卷下於『二十七宿十二宮圖』下有註云：『又說云：西國以子丑十二屬紀年』，既云西國，顯係泰西文化之產物而非中土

（註一）：見張鳳漢晉西睡木簡彙編 p. 49. pl. 4. 民二十年。

（註二）：此條係由陳槃庵先生檢示，謹此致謝。

（註三）：據續漢書律曆志卷二及註文所引袁山松書，後漢時劉洪有七曜術一卷。今佚。

之所舊有者也。又按此經中『卷宿曜曆經七曜直日曆品第八』一節所記七曜日名，已見本文第二節，然該品於記此七曜日名之前，另有文云：

夫七曜者，所謂日月五星，下直人間，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復始。其所用各名，於事有宜不宜者，請詳細用之。忽不記得，但當問胡及波斯並五天竺人總知。尼乾子末摩尼，常以密日持齋。亦事此日爲大日。

按其經文既明言摩尼，是知此經內容，誠與摩尼教(Manicheism)之信仰有關。一九〇七年(民國五年)五月，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所得之大批寫本中，發現世所罕觀之摩尼教經典下部讚一卷。內有摩尼教徒讚偈數疊(文長不錄)，偈後註明每偈所應用之時間(註一)。內有二則記云：

此偈凡莫日用爲結願。

此偈凡至莫日與諸聽者懺悔願文。

其記時既公然以七曜曆中曜日胡名爲用，則七曜之爲摩尼教徒所用，無復可疑。蓋下部讚中所記曜日名稱，雖僅及莫日而不言其他，然必亦有若干讚偈，行於蜜日或其他曜日，惜今但未得見此等記述耳。故蜜日之爲摩尼教徒所用，既得莫日之記載爲證，自亦昭然揭矣。

所謂摩尼教者，初本創始於塞珊朝(Sassanian Dynasty)之波斯人摩尼(Mani)。其人西紀二一五年(當後漢獻帝建安二十年)，生於梯格里斯河(Tigris R.)東岸克泰錫封(Ktesiphon)附近之瑪第奴(Mardiun)，故址在今伊朗(Iran)國都報達(Baghdad)附近。其教固亦耶穌之後，摩訶末(Mohamond)前，西方一有力之宗教也。至其雜義，則以巴比倫古教爲根本，復雜糅祆教(Zoroastrianism)、基督教(Christianity)、佛教諸教義於中，更以濃厚之東方思想色彩，而倡其二宗三際論。並以波斯王蘇巴一世(Shāpūr I 241~272 A. D.)卽位之日，爲其宣教之第一日。然其教義既主善惡二宗永遠對立，各如光明與黑暗(註二)，故不容於以祆教爲國教之波斯，因乃轉而傳布於羅馬東境及印度之北境，或謂其曾親至中國(註三)，然學者嘗謂因後來中國

(註一)：影本見鳴沙餘韻篇外『稀翻殘卷』，No.104，-I，矢吹慶輝編，昭和五年十月，東京，岩波書店。經文見大藏經 Vol. LIV pp. 1270-79。

(註二)：見許地山摩尼教之二宗三際論，文載燕京學報第一卷第三期，民十七年，燕京大學，北京。

(註三)：見 William S. Hans: "Iran", Chap III: Religion, p. 7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又國人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冊 p. 26，亦有相同之說，民國十九年北平輔仁大學出版。

有摩尼教之故而誤，不得因中國有佛教、基督教，遂謂釋迦、耶穌曾至中國也(註一)。

摩尼教始雖不容於波斯，然其後因波斯王弟之改宗，摩尼曾一度歸國。至霍蜜色底一世 (Hormizd I) 爲波斯王時，頗獲新教之自由。摩尼且嘗得此王之庇護，寓其達斯他格 (Dastagird) 之城堡中。惜新王僅在位一年而已(註二)。至法拉莫一世 (Bahrām I, 273~275 A. D.) 爲王時，乃復遭迫害。卒以波斯舊教徒之攻擊，摩尼被逮，當時刑法極慘，剝皮實草，揭示門市，時西紀二七七年，晉武帝咸寧三年也。然據四裔編年表，則爲法拉莫二世 (Bahrām II, 276~283 A. D) 卽位之次年也。摩尼既死，信徒四散，故其教傳布極速。西紀三百年至六百年間，中央亞細亞各國，及地中海環岸諸邦，皆爲摩尼教流行之地。中古大聖奧古斯丁 (St. Thomas Angustine, 354-430 A. D.)，亦曾一度崇奉摩尼教者也。

至若摩尼教之始通中國，就今所知，蓋在武后延載元年 (694)，按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註三)：

延載元年，波斯國人拂多誕^{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僞教來朝。

然何以知此『僞教』卽摩尼教耶？蓋舊京師圖書館 (卽後之國立北平圖書館) 所藏原出敦煌莫高窟之摩尼教經殘卷中，亦有『拂多誕』之名，及二宗義說，故可明也。經文嘗云(註四)：

慕闍、拂多誕等，於其身心，常生慈善，柔濡別識，安泰和同。

又云(註五)：

注主慕闍，拂多誕等，所教智慧，善巧方便，威儀進止，一一依行，不敢改

(註一)：見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文載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十二年，北京大學故出版。

(註二)：見 Clément Huart: "Ancient Persia and Iranian Civilization", part III, chap. I, p.p. 123-125. Kegan Paul, London, 1927.

(註三)：見大藏經卷四十九 p. 370.

(註四)：卷長十九尺五寸。京師圖書館編號字字第五十六。按北平圖書館之珍藏，除與圖若干外，均未能移來臺灣。現行經文係據陳援庵校錄本 (載國學季刊第一卷三期)。見國學季刊 p. 540. 民十二年七月，北京大學出版。

(註五)：見國學季刊 Vol. I. No. 3. p. 542. 慕闍，敦煌本下部讀作暮闍，據矢吹慶輝，其名爲索格底語 mučk 之對音。見鳴沙餘韻解說第一部 p. 310，昭和八年四月，東京，岩波書店。

換，不專已見。

一九〇七年（民國五年），五月，斯坦因於敦煌千佛洞所獲之古寫本中，有極珍貴之史料一卷，斯即現藏倫敦英國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之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是也（註一）。此卷於經名之側，有記時題名云：

開元十九年六月八日大德拂多誕奉詔集賢院譯。

同卷於『五級儀第四』一條之下，又明述摩尼教教友五階級云：

第一	十二慕闍	譯云	承法教道者
第二	七十二薩波塞	譯云	傳法者，亦號拂多誕
第三	三百六十默奚悉德	譯云	法堂主
第四	阿羅緩	譯云	一切純善人
第五	耨沙哆	譯云	一切淨信聽者

即古波斯語（pahlavī language）中 mōže、‘ispasag、mahistag、xrōh xuān、與 niyōšāy 諸字之對音也（註二）。五級儀中既以慕闍名列第一，故『玩其詞義，拂多誕者非人名，乃教中師僧之一種職名，位在慕闍之次者也。』二宗經今不傳，然摩尼教經殘卷中猶有斷續之文可尋，例其言意樹時所稱（註三）：

其樹根者，自是智慧，莖是二宗義，枝是明法辯才。

是一例也。又其言信心時所稱（註四）：

一者信二宗義，心淨無疑，棄暗從明，如聖所說。二者於緒戴律其心決定。

亦一例也。其所謂明與暗者，即二宗義也。既知此偽教即摩尼教，則其教於武后朝中傳入中土，乃可斷言。易言之，亦即當在第七世紀末葉之際也。今檢冊府元龜卷九七一曾記玄宗開元七年（719）六月吐火羅國、康國、南天竺國遣使朝貢事，其文云：

其吐火羅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是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其

（註一）：見鳴沙餘韻篇外『稀覯殘卷』No. 104, II，經文見大藏經 Vol. LIV p. p. 1279—1281。

（註二）：見石田幹之助敦煌發見『摩尼光佛教法儀略』に見えたる二二の言語に就いて一文，載白鳥庫吉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 p. p. 157-172，大正十四年，東京，岩波書店。

（註三）：見國學季刊 Vol. I, No. 3. p. 538.

（註四）：見國學季刊 Vol. I, No. 3. p. 541.

供奉，並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

又考新唐書卷二二一列傳一四六西域傳下吐火羅傳嘗記其國址云：

居葱嶺西，烏澹河之南古大夏地。

所謂烏澹水，即漢代之嬌水 (Oxus)，今日位於中央亞細亞、發源於帕米爾 (Pamir) 之 Sor-Kul (Victoria Lake)，止於鹽海 (Aral-Sea) 之阿姆河 (Amu Darya) 是也。其流既在阿富汗境內，而吐火羅一名，本為梵語 Tukhāra 或 Tuhkhara 之對音，其地今稱 Tukharistan，亦位於前述之撒馬爾罕 (Samarkand) 以南，今阿富汗國 (Afghanistan) 之境內。據已故之法籍漢學家沙畹教授 (E. Chavannes) 於新唐書吐火羅傳中之註釋(註一)，支汗那為 Djaghanyan，帝除為 Tes，大慕闐為 Moze 對音，並於 Moze 之下註有『摩尼教師』四字。據此可知第八世紀之中央亞細亞，所信多為摩尼教，且知當時之摩尼教宣教師(大慕闐)，本為深知天文曆算之人矣。

唐肅宗時，既因安史之亂以致國勢不振，至至德二年(757)，迴鶻 (Uigars) 馳援兩京，摩尼教徒隨之東來唐土者益衆。蓋是時摩尼教既盛行於中央亞細亞，且以康居國 (即前述之索格底，Sogdiana) 為其宣教之中心。迴鶻部族既得控制西域之一部分，其宗教之信仰則以摩尼之所創為準，是其宣教之人亦多以索格底人，即康居國人為主。唐廷既與迴鶻之接觸頻頻，故在中亞傳教之摩尼教師與教徒，遂以迴鶻為之媒介，而得源源流入，無礙事也。然何以能知摩尼教在迴鶻部族中有其盛行？余固可以下列二事以證之；一曰實物之記載，二曰史籍之記載，茲分述之：

所謂實物之記載，余可舉九姓迴鶻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以對之(以下簡稱九姓迴鶻碑)。此碑在今外蒙古鄂兒河左岸，迴鶻舊都遺址之 Kara Balgassum。清德宗光緒十六年(1890)，芬蘭人赫基爾 (Heikel) 氏至蒙古旅行，始行發現，後二年，並以碑文發表於其所編之“Inscriptions de l'ornhon”一書中，自是遂引學界之注意。國人之著述中，則以清李文田之和林金石錄為首(註二)。

(註一)：見“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es) Occidentaux” (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本第三編 p. 116. 民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註二)：見靈鷲閣叢書第四集，清德宗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二月刻。羅振玉有校定本，見松翁居遼後所著

書內居遼雜著，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十月印行。

九姓迴鶻碑之碑文，係以漢文、突厥文、與 Sord 文三體合書而成。其漢文部分已斷爲數片(註一)，其中兩片文理相屬，存二十四行，其餘所存數不等，亦不能得其序順。今錄與摩尼教有關之碑文如下(註二)：

師，將容息等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泥泥法師妙達明門，精通七「マ」部，才高海岳，辯若懸河，故能開正教於迴鶻。以國圖圖圖圖圖圖，立大功績，乃回回回侯悉德、于時都督、剌使+、內外宰相、回回回(第八行)
回：今悔前非，願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難可受持。再三懇回，回者無識，謂鬼爲佛，今已悞真，不可復+非，特望回回回回回曰既有志誠，往+即持資+，應有刻畫魔形，悉令焚熱+，祈神拜鬼，並回回(第九行)

回受明教，薰血異俗，化爲蒸+飯之鄉，宰殺邦家，變爲勸善之國。故回回之官+人，上行下效，法王聞受正教，深讚虔回，回回回回回願+領諸僧尼八國，闡揚自道+，回慕闡徒衆，東西循環，往來教化，回回(第十行)

按碑文有『闡揚二祀，洞徹三際』之語，二祀者，摩尼教之二宗門也，卽永遠相對之光明 (Licht) 與黑暗 (Finsternis) 也(註三)。三際者，卽初際、中際、與後際，意卽過去，現在、與未來也(註四)。又有『妙達明門，精通七部』之語，按『明門』者，卽下文所述之明教，『七部』者，據斯坦因所發現之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經圖儀第三』一條所列，其名如下：

(註一)：李文田謂斷爲五片，見和林金石錄。陳援庵從之，見頁十八所揭文。羽田亨謂斷爲六片，說見羽田博士學論文集 p. 304，唐代回鶻史の研究附錄二：九姓迴鶻愛登里囉舊沒蜜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考。昭和32年(1950)，京都。

(註二)：行數及每行字數悉據前註所揭羽田亨博士文。然以羅、李兩本校之，二家所無者則自羽田本補入。

(註三)：二宗門，據丘葉 (Franz Cumont) 之研究，或爲希臘語 Kephalalaia，或爲波斯語 Do Bun，意爲二根或二頭，詳見頁二八九所引許地山氏文。

(註四)：按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在敦煌所發現之摩尼教殘經有云 (經文引自前揭國學季刊 Vol. I, No. 3. 附錄 p. p. 545-46)：

初際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無不相背。

中際者，暗既侵明，恣情馳逐，明來入暗，委質推移，大患厭離於形體，火宅願求於出離。勞身救性，聖教固然。即妄爲眞，孰敢開命？事須辯折，求解脫緣。

後際者，教化事畢，眞妄歸根，明既歸於大，明暗亦歸於積暗。二宗各復，二者交歸。

第一	大應輪部	譯云	<u>徹盡萬法根源智經</u>
第二	尋提賀部	譯云	<u>淨命寶藏經</u>
第三	泥萬部	譯云	<u>律藏經</u> ，亦稱 <u>雜藏經</u>
第四	阿羅瓚部	譯云	<u>秘密法藏經</u>
第五	鉢迦摩帝夜部	譯云	<u>登明過去教經</u>
第六	俱緩部	譯云	<u>大力士經</u>
第七	阿拂胤部	譯云	<u>讚願經</u>

碑文又有『受明教，薰血異俗，化爲蒸飯之鄉，宰殺邦家，變爲勸善之國』等語，明教者，亦以二宗門中之光明以稱此摩尼教也。蓋其教義既以光明爲美善、理智、平和、秩序，黑暗爲凶惡、愚癡、紊亂、物質，故碑文遂謂迴鶻於受明教之後『化爲蒸飯之國，變爲勸善之邦』。碑文又述及慕閣之名，據前述，已知慕閣爲 Moze 之音譯，即摩尼教之宣教師，故碑文稱『令慕閣徒衆，東西循環，往來教化』也。凡此種種（自二祀、三際、明教、慕閣諸點觀之），無不皆可證明迴鶻之所信爲摩尼教也。

至其碑題所記之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究爲何人，亦可以約略考之。按冊府元龜卷九六五記云：

元和三年五月，使命冊九姓迴鶻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新唐書卷十四所述亦同。史文所述既與此碑封號相同，是此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當即保義可汗也。據前所揭羽田亨博士論文，保義可汗之全名與原音如下：

愛 登里囉 汨 沒蜜施 合 毗伽 可汗

Ai tängriḍä qut bulmiṣ alp bilgä xasan

保義可汗之立本在憲宗元和三年，其卒則在穆宗長慶元年（808-821），故此碑之立，陳援庵先生以爲當在長慶間（821-824）中國摩尼教正盛之時（見頁290所揭文），沙畹則以爲稍早，即保義可汗在位之時（註一），羽田亨亦覺後說較當（註二）。然此立碑時代，爲另一事，余不擬於此深究，惟無論就上揭之任何一說觀之，爲時皆在第九世紀之初葉。斯即可證當第九世紀之初葉，摩尼教在迴鶻部族流佈之盛矣。

（註一）：見 J. A. 1897. jan-fevr. p. 44.

（註二）：見頁293註一所揭羽田亨文附錄二，載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 p. p. 319-320.

至所謂史籍之記載，則又不勝枚舉，茲但引述其重要之數事以爲證。首請述者，蓋據僧史略卷下與佛祖統紀卷四十一及四十五，代宗大曆三年（768），摩尼教徒嘗奉勅建築摩尼教堂，賜額『大雲光明之寺』。又據僧史略卷下，大曆三年正月，又勅於荆、越、洪諸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然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則又多揚州一地）。及憲宗嗣，迴鶻朝獻，摩尼教徒又爲之增，據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元和二年（807），上許迴鶻使者之請，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又據同書卷九九七，元和十二年（817），迴鶻又遣摩尼八人來華。唐書卷二一七迴紇傳又記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迴鶻摩尼八人，令至中書見宰相』。穆宗即位次年，嘗封第十妹爲太和公主以降迴鶻，唐會要更記長慶元年五月：

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至，迎所降公主也。初保義可汗求婚，許降以永安公主，保義既卒則宜改定，而僧人固請永安，尋以第五（十之誤）妹，封太和公主出降迴鶻。

斯皆可證摩尼之教，既盛於迴鶻部族，更藉迴鶻人之來東中土，而得活動於唐境也。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又稱：

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數轉江嶺。

此大摩尼實指其『承法教道者』，即前述之慕閣（Moze），小摩尼則指其一般之，『傳法者』，即薩波塞（'ispasag），亦即前述之拂多誕（Furaštadan）也。則唐代後期摩尼教徒之東來唐域，實相接踵。今就上述之史籍與碑文觀之，『天寶以前傳摩尼教至中國者，爲波斯及吐火羅，至德以後，傳摩尼教至中國者爲迴鶻。蓋中國固謂摩尼爲邪教，而嚴加禁絕，其於迴鶻，則君臣上下，一致尊崇，故在迴鶻能風靡一時，並隨迴鶻傳入唐土，且宣其教義於大江南北，歷久弗衰也。』

迴鶻部族雖然深信摩尼之教，然摩尼教之主要宣教分子，則爲前述之索格底人。故其教徒所用之曆日，均不惜以康居國語，即索格底語以譯出之。如勒柯克在高昌所發現之殘曆，就繆勒研究之結果，其曆上所記各曜日名，係用索格底語、突厥語、與漢語等三種不同語言之稱呼而相連並述者。詳言之，即將此七曜之名稱，首先書以索格底語之文字，次將中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干之音聲，就索格底語次第譯出，末則再以索格底語之鼠、牛、虎、兔等獸，配成各與中國十二地

支相當之獸名。且在其上之每一第二日，各以索格底語譯出中國之木、火、土、水、金等五行之名，並以朱色表出之。斯即前述之密、莫、那韻、鷄緩諸曜日名也。

按此曆中以十二地支各獸之獸名以稱日之方法，原起何時，迄猶未得判明。然此文化絕非中國之所舊有，則可想見。蓋就中國方面之文獻驗之，遠自殷商以來，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天干，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輪迴相配之法以記歲時，驗諸晚近殷墟所出各期卜辭，即可瞭然明矣。以獸名稱日之法，則古未之有也。推之，其俗或爲蒙古與突厥部族之習俗。如唐書卷二一七列傳一四二黠戛斯傳即稱其國：

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

又宋史卷四九二列傳二五一吐蕃傳內唃廝囉傳云：

康定元年，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八所述亦同。又宋趙珙蒙鞑備錄亦云：

珙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兔兒年，龍兒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日辛巳年是也。

又徐霆黑鞑事略亦云：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曰鳳兒年之類，今用六甲輪流如曰甲子年正月一日或卅日，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鞑之本俗，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爲一年，新月初生，則爲一月，人問其庚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又不著撰人元朝秘史卷五（據漸西邨舍叢刊李文田注解本）云：

其後鷄兒年合塔斤等十一部落，於阿勒灰石刺阿地面聚商會議。

同書卷十五又云：

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刺地面處下時，寫畢了。

按上引所謂黠戛斯，即今俄屬中央亞細亞之吉爾吉斯（Kirgis），其族本是突厥之一支，趙珙與徐霆所謂之鞑（Tartar），均指蒙古（註一）。突厥與蒙古既皆曾以獸名紀

（註一）：參閱王國靜蒙鞑備錄箋證跋，與黑鞑事略箋證跋，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三十七冊，民十七年。

蒙鞑備錄之作者，原作孟珙，王氏考爲趙珙，今依其說。

年，則以獸名紀日之俗，或亦本爲此等部族之所舊有。故德國探險隊在高昌方面所得摩尼教徒所用之殘曆，既於十二支之名稱，不依譯對十干之例以註其原音，特以索格底語以譯十二支獸之名，故就此等使用之法則判之，或是第七世紀之索格底人，學習突厥與蒙古部族，以獸名稱呼日名之方法，而轉用於其曆日者也。

由勒柯克教授所率領之德國探險隊，在今吐魯番所得之索格底語殘曆，究竟成於何時，學界迄未論定，但就唐代之史實考之，或在迴鶻部族於第八世紀移居高昌之後。摩尼教之索格底籍宣教師，或爲應當時之需要而爲之者。此於殘曆上之文字，乃所謂摩尼文亦即索格底文之一事而可知。果爾，則分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內；及昔爲羅氏叔言所得之後唐莊宗同光四年具注曆，其曆上所行用之五行、七曜、十干、十二支、十二生屬，乃至以朱色表記日曜日之諸方法，或恐皆自索格底曆書之形式，轉襲或沿用而來。徒以所隔既久，其源已晦，世人難悉其詳所自耳。

〔伍〕 影 響

（一） 七曜曆對中國之影響

按此七曜之曆，雖然輸自異域，惟就中國史籍中之記載觀之，似頗不乏行用，且本似限於官家，民間不得有也。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十一月二十九日，長孫無忌等進唐律疏議四十卷，第九卷內即稱七曜之曆，『私家不得有，違者徒二年。』，廣德三年（763），復詔七曜曆『私家不得有，及私衷傳習，有則並須焚燬。』又據唐書代宗紀代宗大曆二年（767）正月，復詔七曜曆爲『私家不合輒有，今後天下諸州府，切宜禁斷。』（按冊府元龜卷六十四亦載此詔，並作大曆二年，惟唐大詔令集則作三年，未知孰是）。又唐李涪刊誤卷下『七曜曆』條下並記：

賈相國耽日月五行曆，推擇吉凶，無不差謬。夫日星行度，遲速不常。謹按長曆與水星一年一周天，今賈公言一星直一日，則是唐堯聖曆，甘氏星經，皆無準憑，何所取則？是知賈公之作，過於率爾。復有溺於陰陽，曲其理者曰：『此是七曜日直，非干五星常度。』所言既有遲速，焉可七日之內，能致一周？賈公好奇而不悟其怪妄也。

其曆既言日月五行，又言推擇吉凶，則其曆或與前揭金俱吒所譯之七曜攘災決，又

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之七曜吉凶避忌條項、七曜曆日相同，並爲七曜曆日或星占書之一種也。新志丙部五行類又有賈耽七聖曆一卷，七聖者，疑是七曜之譌也。然賈耽既爲德宗時相，所用仍是高層階級。然細究之，此等曆日既便於占卜吉凶，與問訊禍福之用，適合民間一般之需要，宜其流行最廣，官家雖屢詔禁，終未能澈底根絕。試觀下列新唐書藝文志於曆算類所載有關七曜曆日書目甚夥，即可知矣。其書目云：

夏侯陽算經五卷、七曜曆算二卷，七曜本起曆五卷

劉孝孫隋開皇曆一卷，七曜雜術二卷

曹士薦七曜符天曆一卷

今巴黎國家圖書館又藏後晉高祖天福四年（939）具注殘曆一件（註一），勘其形式、內容，亦與後唐同光年之殘曆相同。可證自其輸入，以至五代之末，七曜之曆仍於民間流行，一如有唐之世，當無可疑也。

今敦煌所出寫本中，既有宋太宗雍熙三年（986）之具注七曜曆，復取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第一五九之曆算類中載記觀之，宋人有關七曜曆之著述，較之唐代，尤見多多：

衛林七曜細行一卷

莊宋德七曜神氣歌一卷

錢明逸西國七曜曆一卷

裴伯壽陳得一統元七曜細行曆二卷

洪範七曜氣袖星禽經三卷

楊惟德、王六翰、李日立、何堪等撰

呂佐周地論七曜一卷

斯即可證此等七曜之曆術，迄宋猶盛未衰也。

然此猶不足以說明此曆流傳之廣與歷時之久。據前揭英籍學者道格拉斯（Douglas）氏之論文，十八世紀之後半期（即1781年），我福建廈門之沿海，猶以密日以稱日曜之日。今查南唐徐鉉稽神錄卷三有云：

清源西城有大第，爲鬼所踞，摩尼教徒來逐之。

按清源縣唐置，故地在今福建仙遊縣西北（尋移治改名仙遊）。即今仙遊（註二），是亦

（註一）：見羅振玉貞松堂西陲秘籍叢刊第一集第二冊 p. p 21—22。

（註二）：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p. 388，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上海。

福建沿岸之城市。果爾，則在第十世紀末年，福建已有摩尼教之信徒，宣教於閩矣。

又檢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志云：

泉州府晉江縣華表山，與靈源相連，兩峯角立如華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時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蘇鄰國人又一佛也。

按所謂蘇鄰國者，爲 Seleukia 一字之對音，其舊址在今伊朗梯格里斯河西岸，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所謂波斯國都宿利城，周書卷五十異域傳所謂蘇利城，皆與蘇鄰同爲 Seleukia 一字之異譯。其地與摩尼之生地瑪第奴（Mardiun）隔河相望，故 Seleukia 與 Mardiun 常並稱。今其不舉瑪第奴而言蘇鄰者，蓋後者爲波斯國都，爲人所知也（註一）。

何書成於明萬曆時，當是時華表山之摩尼庵，似尙存在。則此又當爲其教至明末尙未全絕於域內之一證。而七曜之曆或亦即藉此等摩尼之信徒，而得保存於後歟？

然密日一名行使之久遠，猶不僅止於適格拉斯所述及之第十八世紀後半期。余嘗於臺中市上購得中華民國四十九年歲次庚子之詠吉堂李紫峰通書便覽一冊，斯即民間通行之農曆也，其曆右行直書，上下共分五欄（如附圖），其初四戊午之一日，於第五欄日，赫然註有密日二大字。察其第一欄，則書卅一^{星期}字樣，復察其前之三十日，爲土曜，其後之一日爲月曜，是知三十、卅一等數字，表示通行之格列高里曆，而其下所謂之曜名，則爲中國農曆中與其相當之曜日，再觀其次週之第七日，亦註七日^{星期}，第二欄註密日，其前之六日爲土曜，其後之八日爲月曜。而以後每週無不若是。是此曆書亦以密日稱日曜之日也。其密日固不以朱色書之，一如後唐同光四年殘曆，然此稱日曜日爲密日之事，豈非唐代自異域輸入七曜曆後之殘存遺俗者乎？則此受有摩尼教影響之索格底用語，即自相當於唐末之第九世紀爲始而計之，迄今亦已十一世紀，千有餘年，則其歷時之久遠，與流行之廣泛，亦爲殊可驚異之一端也。

（二）七曜曆對日本之影響

本文既於七曜曆於中國方面之影響，勾要述之，然此以索格底語爲準之摩尼教文化，亦可於日本現存之古曆書中見之。如日本後一條天皇寬仁二年（宋眞宗天禧六年，1017）

（註一）：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冊 p. 56, 又63, 又142。

四月之曆書，即日本所謂之御堂關白藤源道長具注曆，即與前揭之同光四年殘曆，屬於同一形式，蓋此一具注之曆，既備列日、月、七曜星名，十干、十二支、五行、十二生屬、以及諸星之位置，並附註月之盈虧，更於每日各欄附有日誌，以表每日人事之吉凶禍福。其第一行十五日上，記有日字，日字上欄則記有朱書之『𠂔』字。此『𠂔』字顯係『密』或『蜜』字之略寫。而『𠂔』下之日字，所指當係日曜日之意也。

除此御堂關白日記上所存之日曆而外，尚有兵部卿平信範之日記兵範記，即於日本崇德天皇保延五年（宋高宗紹興九年，1139）所記載之具注曆日，以及源俊房之日記水左記，藤原家實之日記猪熊關白日記等等，皆曾書有此等以朱色爲誌之蜜字（註一）。今按日本之學界，從事於具注曆日研究之學者，固不乏人，且於兵範記、水左記、御堂關白日記、與猪熊關白日記等古文獻上所見之密字或略寫之『𠂔』字，雖亦各有其一面之辭，然於勒柯克教授之探險隊，在高昌所獲得之摩尼教七曜殘曆尙未發現，與繆勒之報告尙未發表之前，亦皆不知此一『蜜』或『𠂔』字之確義何在，或與自西域傳來之索格底文明，有何關繫也。御堂關白雖於其用爲日記之曆日上，於日曜日下註以朱色之『𠂔』，然實之作註之人，於其是否能有釋辭，羽田亨博士亦嘗疑其或恐未能注意及之也（註二）。

今可斷言者，日本所存之古曆，就其形式與內容言之，完全蹈襲中國自第九世紀以後，所流行之七曜具注曆日之體裁，而中國所流行之體裁，則又自索格底籍之摩尼教徒所用之曆日沿襲而來。如是，則摩尼教於曆法上之影響，非特獨於中國之官方與民間，俱有其深遠之影響，即東瀛扶桑三島，亦有同等之情形，就上述所舉之若干古曆觀之，可以概然明矣。

〔陸〕 結 語

據上述，吾人既知今日臺灣所行農曆中所書之『密日』，本係第八世紀時自異域傳入中土之七曜曆之殘存，則就此等曆日所流傳之空間言之，由中央亞細亞而入唐土，

（註一）：見石田幹之助隋唐時代に於けるハラソ文化の支那流入一文，載長安之春 p. 168，昭和十六年（1927），東京，創元社。

（註二）：見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第十章 p. 181，昭和十五年（1926）六月，東京，弘文堂。

又越東海而及日本、臺灣，其流傳所經之地域，不可謂之不廣，再自其行用之時間言之，自第八世紀而迄於今，千有餘年，亦不可謂之不長也。

摩尼教徒所用之七曜曆日，雖然略受西亞文化系統之影響，惟其所寫既以索格底語為主，固是地方色彩於文化影響之一種，而以獸名紀日之方法，則恐又自突厥人或蒙古人之文化轉衍而來，本文既得闡明此等輾轉為因之文化影響，則既可證明異域文明，於東亞之中日兩國及其舊有文化，有一時空深遠之影響可見，且亦足證任何文化之傳播，無論其當時之使用情形若何，必有若干當時難料之遺跡，流被於後世。易言之，有唐一代文化之特燦爛於中國史乘，僅就七曜曆日之一點為事觀之，亦知其絕非可以單獨形成，自為體系，絲毫不受其他文化系統之影響者也。

本文初稿，嘗於本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本所四十九年度第十一次學術演講會中略讀，並承到會諸先生多所教正，寫成後，前後經董彥堂、勞貞一、陳槃庵、龍宇純四先生賜閱一過，寫作期間，又得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本年度人文科學乙種研究補助金之補助，謹此一併致謝。

四十九年農曆九月校畢，時在南港。

1. 此圖採自詠吉堂李紫峰通書便覽之首頁。
2. 通書便覽為中華民國四十九年通行之農曆。
3. 請注意此曆戊午日第五欄註有『密日』三大字。